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达尔文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法国巴黎



中外名人小传·第8辑

达尔文小传

张梅子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

中外名人小传 · 第 8 辑

达尔文小传

张梅子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7-80521-850-1/K · 120

定价：80 元（全 20 册）

目 录

| | |
|-----------------------|-------|
| 一、童年 | (1) |
| 二、爱丁堡 | (6) |
| 三、剑桥时代 | (12) |
| 四、“贝格尔”号的邀请和准备启程..... | (20) |
| 五、乘“贝格尔”旅行的五年间 | (31) |
| 六、在剑桥和伦敦的六年间 | (47) |
| 七、在唐恩的十二年 | (63) |
| 八、华莱士事件 | (72) |
| 九、《物种起源》一书问世..... | (84) |
| 十、勤耕不缀的达尔文 | (95) |
| 十一、达尔文的最后十年..... | (102) |

一、童 年

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出生于 1809 年 2 月 12 日。在查理·达尔文八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自己曾说：“除了她临终时睡的床，黑丝绒长衣和结构奇特的针线桌之外，我几乎记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查理还有哥哥伊拉司马斯和四个姐妹。在他们中间，查理最亲密和最要好的是大他六岁的苏桑娜和最小的凯瑟琳。

查理的爸爸是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身高一米八八，体重约有一百六十公斤。罗伯特·达尔文二十一岁在莱丁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就开始了行医生涯。在施鲁斯伯里刚行医半年就诊治了四五十个病人，因此，作为一个医生，他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医生职业也使他完全依靠自己的收入为生，而不需要父亲的资助。罗伯特·达尔文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他对人（尤其是病人）的关心和热情帮助了他。他善于和别人沟通，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加上他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敏锐的锐觉，使他在医生行业里独领风骚。病人们不但向他诉说自己的病情，而且常常向他倾诉自己的忧虑和不幸。而且，罗伯特还有

许多他引以为荣的独特的行医方式。他跟查理说，一些妇女来他这里看医，每次都是哭哭啼啼，使他束手无策。于是，他就请求她们不要哭，结果她们呜咽得更厉害了，医生毫无办法。很多医生都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均表示无计可施，只好等她们哭完。而达尔文医生则尝试着鼓励她们哭，哭吧，哭下去，结果呢，她们却停止了哭泣，不久就开始向医生陈述病情了。这些事情给查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均有记载。

达尔文家在英国的古城施鲁斯伯里。弯弯曲曲的塞文河在这里打了急转，把一个由小山形成的半岛围了起来，河湾的直径有几公里。施鲁斯伯里很早就从这个河湾发展起来，并逐渐向小山的顶端扩展。塞文河大桥把城市与四郊连结起来。而小城距离伦敦约二百二十公里，距离西海岸约一百公里。达尔文的家在城市的西北郊，在弗兰称尔区就可以看到的座落在塞文河岸的悬崖峭壁之上的一座三层红砖楼房。这是1800年，罗伯特·达尔文医生建成的。

1817年，也就是母亲苏桑娜去世那一年，查理开始进凯斯先生的学校学习，在学习上他赶不上他的妹妹凯瑟琳。他的兴趣根本不在书本上，他喜欢搜集。他收集的对象多而专一，主要是贝壳、矿物、硬币和图章。这种热爱收集的兴趣并不来自家庭的

影响，他的哥哥和四个姐妹并不热衷于此。而查理孜孜不倦而且乐此不疲。他对自然史有很强烈的兴趣，并竭力弄清楚各种植物的名称和类属。他还喜欢独自漫游，长达几个小时地单独散步。散步时他总是若有所思，以致于有一次他走过施鲁斯伯里的旧城堡旁的一条小道时，失足从七八尺的高处掉了下去。他喜欢钓鱼，拿着钓鱼竿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塘边或河边。查理回忆自己童年时还承认，他也有孩子的顽劣，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和注意，他曾经说过谎，并且有一次无缘无故揍了小狗，使他一生都感到内疚。他还极富同情心，为了收集标本，他常去掏鸟窝，但他只拿走一个鸟蛋，从不多拿一个。就为了这一个鸟蛋，他有时还惴惴不安。

第二年，即1818年，查理被送进别特列尔博士主办的一所旧式学校学习。在这里查理呆了七年。他是个寄宿生，但学校离家很近，他常常在校方每天两次点名之间跑回家去。为了不迟到和争分夺秒，他常常气喘吁吁。

学校的校长别特列尔先生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父，在剑桥学习时，曾获过希腊颂诗的两枚奖章。学校教育完全是一种严格的古典教学，特别重视作诗。达尔文虽然缺少作诗的才能，但是收集的兴趣使他占有了大量旧诗，并加以剪裁，在同学们

的帮助下，他也会很容易地作出任何题目的诗篇来。

学校里学的是古文，读的是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并且还要求背诵。达尔文的记忆力很好，但常常记得快忘得也快，一两天之后就把背诵的东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唯一使他激动的是贺拉斯的某些诗篇，朗读和朗诵他的诗常使查理觉得余香在口魂牵梦绕。学校教育很全面，还开设了诸如古代史和地理之类的课程，老师教得简明扼要，浮光掠影，对于孩子们来说只有故事才能使他们聚精会神，否则他们早就转移心思干别的事去了。

达尔文对校长别特列尔不感兴趣，对这所学校也十分反感，虽然他的成绩其实并不差，他是一名中等生，但他把在这所学校所度过的时光视为生命的一个“空白”。达尔文的校外兴趣极为广泛。他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习对一些几何定理的论证方法。有人告诉他使用晴雨表的游标也使他激动万分。

不过，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搜集。他一方面一如既往地收集矿石，一方面新近学到的知识促使他设法找寻一些有新的名称的新矿石。对昆虫的收集更是情有独钟。十岁时熟悉地方动物志之后，他开始对鸟类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鸟类学方面的书籍，开始对鸟类习性进行观察，并作出各种标记。

查理即将毕业时，他的同学也是他的大哥伊拉·司马斯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个棚子里他哥哥搞起了一个小试验室。查理成了他的帮手。为此，查理认真地读了几本化学书面的书，并在帮哥哥的过程中，了解到试验的神奇和有趣，便同哥哥一起入了迷。但是学校当局反对这种工作，他们被看作“大逆不道”的；别特列尔博士则当众斥责他们白白浪费时间，同学们也嗤笑他们，起了个外号叫“瓦斯”。

查理又沉迷于打猎。十五岁时，查理去探望住在伯朗翰附近的萨缪埃利的姑父哥尔顿。姑父带着查理去打猎，并给了他一支猎枪。可他的枪法拙劣，打猎归来时，姑父开玩笑地对他说：“瞧，鸟儿正站在树上笑你哩。”查理也笑了起来，可被这个玩笑刺伤了。查理日夜磨炼，终于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久当哥尔顿姑父来芒特时，查理特意把他叫到花园里，向他表演射中抛起的手套，直到姑父含笑应许。

除此而外，对文学的兴趣像许多英国少年一样，被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倾倒，他还阅读过汤姆逊的诗歌《四季》以及刚刚出版的拜伦和华尔德·司各特的长诗。当他心怀郁闷时，他就骑马出去郊游，茫无目的地在崇山峻岭之中流连忘返，使他和大自然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

少年的达尔文温和可亲，谦逊有礼。他有许多朋友，因为他兴趣广泛，这些朋友常常和他一起结伴郊游或共同讨论一些问题。年少时光是达尔文健康成长的时期，他的天性得到了极为有益的空气和阳光自由地生长着。

二、爱丁堡

达尔文医生对查理的学习很不满意。他担心孩子沉溺于各种游戏之中而一无所获。有一次他严厉地告诫查理：“你关心的只是打猎、玩狗、捉老鼠，这样下去你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家都要蒙受耻辱的。”他让查理从别特列尔的学校提前退了学，并随即于1825年10月派查理随同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一起进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伊拉司马斯已于一年前来此就读了。父亲认为他应该改掉一些“游手好闲”的把戏，把医学作为他的主攻方向。查理在这年夏天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这使父亲有信心作出这个决定，或许子承父业是许多父亲的心愿。

在施鲁斯伯里时，查理就在父亲的诊所接触了一些病人和病历。父亲让他给妇女和儿童看病，让他对每一种情况都作记录，分析病症，并读给父亲听。父亲再发表一些见解，对病人作一些检查，告

诉他如何对症下药，然后交给查理去配制。不久，查理就有了自己的十二个病人，查理也像父亲一样极易博得病人的信任。他设法把查理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学习，是希望孩子青出于蓝胜于蓝。

查理来到了爱丁堡。他和哥哥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做卧室，另一间做客厅。逐渐地他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查理办完了入学手续，所学课程是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和外科学。他领到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他和哥哥成了图书馆的常客。这样，他开始了大学生活。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不尽人意，查理大失所望。他认为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他对讲授医学课的邓肯特别不满，人体解剖学的老师“亚历山大·门罗第三”沿袭了他祖父和父亲的好名声却也差强人意，以致达尔文在晚年为自己没有努力学习解剖唉叹连连。但确实亚历山大老师的课：“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医院的实习达尔文经常去。至于外科学，正如他不堪回首的那样，两次他参加过的危险手术，由于不忍目睹痛苦的场面，手术未完他就跑掉了。因为这时医学上还没有使用哥罗芳（麻醉剂）。唯一能使他喜欢的是霍普的化学课。

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前两门课程又是令人头疼和不快的。自然史，正如我们所知，是他从小就兴趣盎然的。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罗伯特·詹姆逊。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他出版了讨论一般科学问题的《爱丁堡杂志》和《新哲学杂志》。他不但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创新精神。他最为人所钦慕的是他在爱丁堡大学里建立了一个储藏丰富的自然史博物馆，它的规模仅次于伦敦英国博物馆。詹姆逊所开的自然史课程包括两个部分：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于 1826 年即达尔文上他的课的时候讲授《动物学》开头就讲的是人类自然史，然后主要讲授脊椎动物亚门和无脊椎动物，最后讲授《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詹姆逊所作的一切获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但达尔文对其中枯燥部分仍然敬而远之。达尔文的兴趣不在课堂所讲授的死知识，他有自己获得知识的途径。

达尔文常常去设在教学楼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两位年轻的大博物学家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当时年仅三十三岁，却已崭露才华。他毕业于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815—1820 年间，在欧洲研究医学和自然科学。他是拉马克的学源的追随者和实践者。1820

年开始他回到爱丁堡，考察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专门从事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研究。现在他已经著作等身，得到自然科学家的重视。达尔文常同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博物学家去游览，帮助他在落潮后的水坑里收集动物，也跟着学习解剖。拉马克的进化观也是年轻博士所热衷谈论的问题，对此，达尔文并不稀奇，他觉得并不是新鲜的东西。

达尔文同纽埃文尼的一些渔民结为朋友。采捕机从河底捕了许多海洋动物，他就对这些动物进行研究。在这一年的笔记中记载和描述了某些他获得的软体动物的产卵情况，软体动物的幼虫形状以及珊瑚虫和海鳃的特点。他同一位同学科利茨特里姆一起观察一条鱼往圆盘和桡骨基之间特殊分泌囊里产卵的情况。他还随身携带着几个动物统计表：詹姆逊教授著作中摘录来的福斯湾和苏格兰其他地区的蠕虫；鱼类统计表，两份用以确定从各产地捕获来的鸟类的详细说明。

达尔文在爱丁堡结交的第二位科学家叫维利亚姆·马克——吉利弗雷。他的研究方向是软体动物。他的鸟类方面的著作使他成了名。后来他出版了一部论苏格兰鸟类的巨著。他比达尔文大十三岁。他支持查理搜集鸟类和观察鸟类，他送给达尔文几个罕见的海贝，经常同达尔文交谈自然史中各种问题。

达尔文通过鸟类学家沃捷尔通认识了一个黑人，黑人教会他制作鸟类标本。黑人“是一个逗人喜欢和知识渊博的人”，达尔文非常高兴地在黑人那里闲坐。由此，达尔文发展了对鸟类学极为浓厚的兴趣。

达尔文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他积极参加普利尼学生自然史学会的工作，使他和朋友之间的接触广泛并频繁。该学会是在詹姆逊教授的鼓励下于1823年创立的。学会会员们每周二在大学的学院地下室里集会，宣读和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学会会员达一百五十名，但通常参加开会的人数不超过二十五人。学会秘书是格兰特。达尔文于1826年11月28日被选为学会委员，一个星期之后又被当选为学会理事会五人成员之一。保存下来的学会记录记载有所有出席会议和参加辩论的同学名单。这些记录表明，查理·达尔文在担任学会委员的几个月中，他参加了十八次会议，只有一次缺席。他在辩论中多次发言，谈论的多是关于自然分类和种类特征他有所发现的问题。他在同学当中是一个有名的自然史爱好者，并通过一系列工作，使他的兴趣向科学的方面靠近。

1827年3月27日，达尔文在普利尼学会就自己的两次发现作了报告，首先，他在一种小群体的粘附在海生动物底部的苔藓动物所谓的“卵”上发

现有纤毛。其次他发现被当作藻类植物发育阶段的黑色小球状体，实际上是一种卵胶囊或者是水蛭产卵的卵袋。学会听取了他的报告后，建议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并在下一次会议上用实物来加以说明。下一次会议，达尔文展示了一个带有卵袋、卵子和幼虫的水蛭标本。他在笔记上用了四页半纸的篇幅来论述这些发现。

达尔文同普利尼学会主席团中的许多年青人关系很密切。他在自传中还谈到了艾斯科尔特、科利茨特里姆和哈第。但主席团中还有几位同学，都比达尔文年级高，1827年便毕业了。

格兰特还带达尔文参加魏尔纳学会的一些会议。达尔文在会议上听到了美国鸟类学家奥久邦关于北美鸟类习性的报告。达尔文也经常参加诸如“皇家医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会议。

达尔文在这两年的暑假中过得很“快乐”。在这期间，他第一是旅行和游玩；第二是打猎，第三是访问他舅舅韦季武德的庄园梅尔。1826年夏天，达尔文同两个朋友沿着北威尔士徒步游玩了一趟。他们平均每天走五十公里的路。另一次，他同妹妹一起沿着北威尔士进行了一次骑马旅行。这对于达尔文将来的旅行很有益处和意义。打猎多是在舅舅的庄园或到奥温先生的武德高兹去打猎。舅舅的庄园

梅尔常常高朋满座，亲戚朋友自然更是络绎不断。在这里，青年们演戏，组织游玩，成群结队地出游。当时撰写了《英国革命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梅金托什也到梅尔来作客，他经常举办的那些有趣的座谈也使达尔文难以忘怀。舅舅庄园的风景也极其诱人。全家人和客人们夏天坐在柱廊的台阶上，面前是花坛和小湖，对面那陡峭的、树木繁多的湖岸倒映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舅舅本人极有性格魅力，他坦率、敏捷、开明，博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和尊重。

“令人神往”的旅行充实了达尔文的假期生活，虽然自述上不过寥寥数字，但根据家庭的传统，年轻人似乎诞生了初恋的情愫，意中人是比查理大十岁的表姐沙尔洛塔·韦季武德。

查理在爱丁堡生活的两年使父亲明确地意识到子承父业是一种幻想。他既不去上课，也不参加考试，更不进行外科实习。查理对医学兴味索然，他的姐姐们也告诉父亲，说弟弟厌恶医学。达尔文医生激烈反对查理成为一名“游手好闲”的运动员。他同儿子查理进行了一次公正而严肃的谈话，并希望

他将来成为一个牧师。查理请求父亲允许他考虑一段时间。虽然，他当时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让他成为一名乡村牧师，他必须重新审查英国教堂的教义，以便确认他自己是否能把所有的教义都当作真理。他着手阅读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籍，并“确信”英国教会的教义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于是，他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后来他承认，这是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可笑”的决定。

要成为一名牧师，就得转学大学神学系。可查理在别特列尔学校所学到的古典语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入学之前，他必须加以温习。

1827年7月15日他被剑桥录取为低年级寄宿生，受得乌老师的指导，第二年年初他最终进入剑桥。

但是，查理在剑桥的生活也同样不如父意。查理没有能够使自己认真学习神学如他在爱丁堡时未能认真地学习医学一样。不过，查理岁数稍大，他能够约束住自己，尽量不让父亲生气。他长期不上神学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他的热爱仍然是自然科学。一到考期临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放下手中的甲虫，开始准备功课，参加考试，考试完后又如醉如痴地投身于心驰神往的兴趣上去。当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准备学士学位的考试时，他开始稍微学